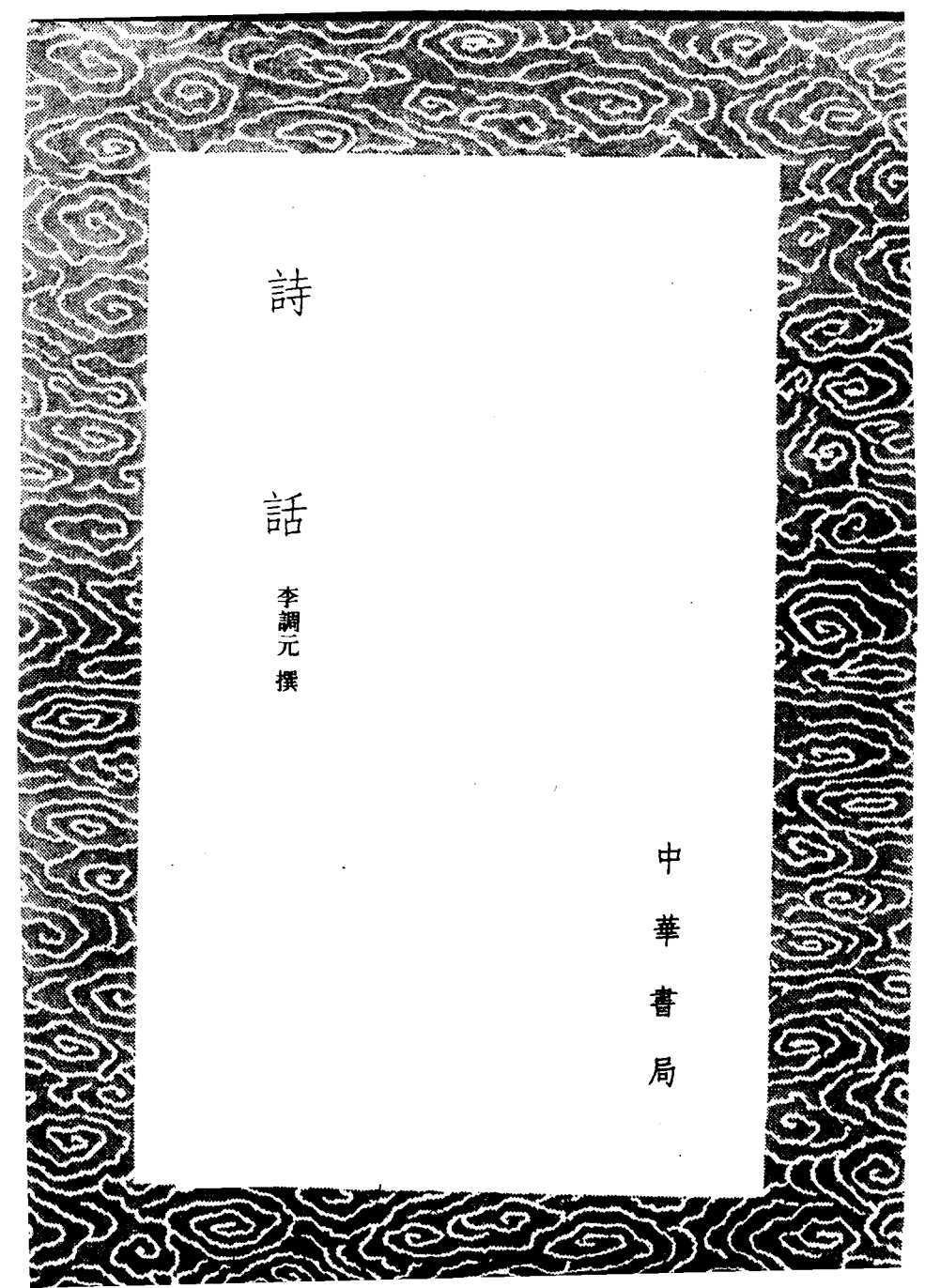




Figure 1. Percentage correct for each group in each condition. Error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error. Asterisk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between groups for conditions A, B, and C.



詩

話

李調元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石洲詩話（及其他一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詩
話

此 據 函 海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古人詩話類多摘句以備採取。唐宋而降。指不勝屈矣。余非敢然也。但自念生平于詩有酷嗜。而以日以月。總覺前此之非。古人云。醫三折肱爲良醫。不知于此道究何如也。積習未忘。嘗以爲詩法不出乎諸大家。每于同人多諄諄論辨。今擇摘可以爲法者。略舉一二以課兒。與俗殊酸鹹。在所不計也。因所論皆詩。故亦曰詩話云。羅江李調元鶴洲識。

詩話卷上

羅江 李調元 鶴州 撰

三代以前詩卽是樂。樂卽是詩。若離詩而言樂。是猶大風吹竅。往而不返。不得爲樂也。故詩者。天地自然之樂也。有人焉。爲之節奏。則相合而成焉。

詩有比興。不能盡。故被之聲歌。使抑揚以舉其意。自漢以後。郊廟房中。析而爲二。古詩樂府遂分。

古人樂府。非如今人有曲譜。而後填詞也。然亦照定十二律賦爲詞。付之樂工。叶以音律。但樂工知清濁高下。而不通文。故先分章段。爲之鈎勒。亦讀樂府入門之一法。

樂府者。以其詞付樂工。其中工尺之抑揚。乃樂工事。五季變爲詞。將所留樂工之虛字盡填滿。較古法更嚴密。不能馳騁才華。不若古樂府之鬆矣。

樂歌必要短長相接。長取其聲之婉轉。短取其聲之促節。律詩則與管絃無涉。而天然之樂自存。於中唐以五言七言爲句。此定式也。間有六字成句者。與宮商不協。不必作也。

天然之音。止有五字。今笛中之五六工尺上。配合宮商角徵羽之五音。猶琴之五絃。加文絃武絃而成七。所謂變宮變徵而成七調也。故南北正調。原止有五。唐律之五言是也。若七字則爲變調。而名變宮變徵矣。七言難于五言十倍。以其雜變調故也。故雖變調。必須排蕩而成。不可輕易下筆。蓋八句不出起承轉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

今人易言近體。難言古詩。真乃不知甘苦者。殊不知古詩可長可短。近體限定字數。若非具大手眼。便如印板。何足言詩。故唐律之聖者。間于八句之中。別有五花八門之妙。自成黃鐘大呂之音。

音樂以氣爲主。然氣有放開者。有收合者。放開者。曲中混江龍是也。收合者。曲中桂枝香是也。氣之放開收合。相題而然。

毛詩三百篇。爲萬世詩原。然不出比興賦三字。首章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試問後之詩人。有能出其範圍乎。

讀古人書。須自具手眼。又必奇而可法。如王或菴之文章。練要。劉繼莊之解樂府。不必盡然。而得其法。可以他用。故古詩十九首。或云二十首。或云數十首。或云各家雜作。或云各首一意。紛紛聚訟。不如作一章看。其意自見。此善讀書法也。

古詩十九首。解者無慮千百家。其實友朋思念之詞。無庸穿鑿也。

臨高臺。軍中饒歌題也。作者胸中民胞物與。慨然有皋夔稷契之思。故借題以展其宿抱。末句收中。吾三字。是樂工標記語。言此臨高臺一闋。其收聲之音。則在吾字之中。吾耳。此句不列章內。

樂府製題。提筆爲要。篇中安章頓句。各有其故。或在題前。或在題後。或題不足而詩補之。或詩不足而題補之。如上邪一首。作者胸中有無限深意。非若今人之草草下筆也。

東光因漢武有事西南夷。動衆勞民。文景之富。一朝頓匱。故託古人諷諫意而作也。諸家聚訟。迄無一是。

向傳田橫歿後。門下客作挽歌。薤露挽田橫。蒿里挽五百從死之士。或曰。作此等題。須有一段英豪激烈之概。今皆不言。只以數語寫其蕭瑟悲涼景況。何也。噫。是殆不知作者苦心。并不知文章體例也。田橫不與劉項共逐秦鹿。屏迹海隅。又不肯降志從漢。種種曲折。豈可明言。蓋不唯恐罹漢高忌諱。卽田橫有知。亦捫心飲泣。而不願聞者。而門下客豈忍重提往事。故于不敘處。正藏一篇大文字在內。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樂府長短雖殊。而法則一。短者一句中包含多義。長者卽將短章析爲各解。此卽律詩之前後分解也。分解不出。起承轉合四字。若知分解。則能析字爲句。析句爲章。雖千萬言。皆有紀律。如四體百骸。合而成人。能轉旋無礙者。心統之也。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文章妙處。俱在虛空。或奇峯插天。或千流萬壑。或喧湍激瀾。或烟波浩渺。祇須握定線索。十方八面。自會憑空結撰。並不費力也。今人補綴叢集。遮掩耳目。何足言文乎。觀樂府鷄鳴高樹巔一篇。可以悟矣。

文章亦如造化也。四序雖定。而萬物之生成。不然。穀生于夏。而收于秋。麥生于冬。而成于夏。有一定之時。無一定之物也。文之起承轉合亦然。徐文長曰。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與觀羣怨之副本。唯能于虛空中卒然而起。是謂妙起。本承也。而反特起。是謂妙承。至于轉。尤難言。且先將上文撇開。如杜詩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此殆是轉之神境。所以古樂府偏于本題所無者。忽然排宕而出。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如白雲捲空。雖屬無情。却有天然位次。只是心放活。手筆放鬆。忽如救火捕賊。則不容遲。忽如蛇遊鼠伏。

徐行慢衍，是皆轉筆之變化也。至于合處，或有轉而合者，有合而開者，有一往情深，去而不返者，人所到，我不必爭到，人不到，我却獨到。要在人神而明之，果能久于其道，定與古人並驅也。

陌上桑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四語極平淡，而首句起興，下三句出落詳盡，簡括似古謠，後半篇皆此二十字註釋也。

凡詩有有題者，有無題者，有題是詩之正面，無題是詩之反面。如樂府隴西行，何篇中無隴西之意，爲尋者諱也，立是名補詩之不足也。隴西二字，是題正面，全詩却是反射旁擊。漢武有事于西南，窮兵黷武，隴西男子無不荷戈從戎，巨室細民莫敢匿，故篇中備言婦人待客，委曲盡禮，以見家中無男子也。言豪富者何無男子，貧窮者豈容燕息乎？夫勞苦疆場，必餐風宿露，今反寫歡樂，其勞苦却在言外，使後人于無字處默會也。寫隴西以反襯天下，寫豪富反襯貧苦，寫婦人反襯男子，寫閨門反襯邊廷，可悟作文之法。若唐以後人作隴西行，必備寫山川風景，有何妙意？善哉行乃倉卒棄家，最不堪事，而反曰善哉，蓋事拙而自慰之詞也。故詩貴反用，詩題亦然。

悲歌行，客子懷故鄉之作也。妙在起句悲歌可以當泣，人至傷心極處，不能泣而思以歌當之，較泣愈痛矣。此爲加一倍法。

枯魚過河泣，命題甚奇。魚已枯，何能泣？人將此渡河，而悔前之不慎，又安得不泣也？夫涉世末流，而此身尚在，猶可及也。偶蹈虎機，名敗身喪，何可及耶？世間之事，受累一番，便爲他日受用根本。作書寄鮎鱸，前

車覆後車戒。皆此意也。

飲馬長城窟行。此嘆好友得志不復相顧也。觀入門各自媚兩句。可見用筆之妙。書中竟如何一句。令人黯然而知。不過泛語通問。夙昔苦思。付之流水矣。

郊廟歌辭。始於詩三百篇之周頌。三代以前。不可考矣。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芣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尙矣。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郭靜尹商訓雅歌。歌詩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傳元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

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夏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胡漢。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實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尙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脩定雅樂。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裸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以後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蓋自練時日以下皆相沿相襲。並少跌蕩音節不足觀矣。故樂府中凡郊廟歌辭皆樂府而非樂府。應入制作一體。並不可以詩論也。論詩首推漢魏。漢以前無專家。至魏曹操植子建一家繼美。以沉雄俊爽之音公然籠罩一代。可謂文姦矣。王粲陳琳劉楨徐幹應瑒應璩起而和之。阮籍嵇康輩皆淵淵乎臻于大雅。故論詩者以漢魏並論不誣也。

晉如張華之博物束皙之補亡。陸機陸雲之抗衡漢魏。潘岳左思之淵沖高曠。張載張協之叶聲埴境。劉琨盧諶之音節悲涼皆大家也。王羲之不以詩見長。然蘭亭集詩已非諸君所及。又有逸句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幾于一字一金矣。陶淵明生于晉末人品最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淵明清遠開放是其本色。而其中有一段深古朴茂不可及處。或者謂唐王孟章柳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有見之言也。

沈確士云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有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是爲確論。鍾嶸詩品

云其原出于應璩真小兒之語矣。

詩之綺麗盛於六朝而就名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宋則以鮑照明遠爲第一其樂府如五丁開山得未曾有謝瞻輩所不及也齊則以謝朓元暉爲第一名句絡繹俱清俊秀逸武帝簡文帝所不及也梁則以江淹文通爲第一悲壯激昂何遜猶足比肩任昉輩瞠乎後矣陳則以陰鏗爲第一琢句之工開杜子美一派徐陵江總不及也至北周則唯庾信子山一人而已不但詩凌轡百代卽賦啓四六上下千古實集大成宜爲詞壇之鼻祖也

庾子山詩對仗最工乃六朝而後轉五古爲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允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寒迴翻榆葉關塞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和人云早雷驚塾戶流雲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汛云猿嘯風還急鷄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鷹獵看箭轉和人云絡繹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屏云石險松橫植岩懸澗豎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斂影動窗影鏡花搖少陵所云清新者殆謂是也

詩話卷下

唐詩首推李杜。前人論之詳矣。顧多以杜律爲師。而于李則云仙才不能學。何其自畫之甚也。大約太白工于樂府。讀之奇才絕艷。飄飄如列子御風。使人目眩心驚。而細按之。無不有段落脈理可尋。所以能發之管絃也。若以天馬行空。不可控勒。豈五音六律亦可雜以不中度之樂章乎。故余以爲學詩者。必從太白入手。方能長人才識。發人心思。王漁洋曾有聲調譜。而李詩居其半。可謂知音矣。

唐王楊盧駱四傑。渾厚樸茂。猶是開國風氣。自吾蜀陳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渾渾乎清廟明堂之什矣。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不誣也。吾蜀文章之祖。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必首推子昂。人有性而自汨之。有情而自濟之。似乎智而其愚孰甚。毛嬙麗姬。雖粗服亂頭。無損其爲天質之美也。捧心效顰。人望而却走矣。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之道亦然。

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與陶似絕不相近。不知善讀古人書。在觀其神與氣之間。不在區區形迹也。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豈非桃源記拓本乎。

論詩初于首聯領聯腹聯尾聯。直是本領不濟。所謂跳不出古人圈套如李白起句云。犬吠水声中。桃花

帶露濃。又云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隨手拈來。俱如奇峯峭壁。插地倚天。才人固無所不可。若他人有此句。必用入腹聯矣。太白與崔顥皆盛唐人。其時風氣相似。鳳凰臺詩。太白自詠鳳凰臺耳。人乃以爲太白學崔顥黃鶴樓而作。何其小視太白也。太白仙才。豈拾人牙慧者。而更作俚語。有一拳打倒黃鶴樓之句。俗子以爲亂真。可恨如此。乃知小說之誤人。

人各有所長。李白長于樂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長于五七律。而樂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學杜。蓋詩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讓。若今人編集。必古今體分。湊平。勻。則勻矣。而詩不傳也。

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太白詩也。又有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之句。此殆公自寫照也。而杜少陵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不似稱白詩。亦直公自寫照也。

余于詩。酷愛陶淵明。李太白。杜少陵。韓昌黎。蘇東坡。丹鉛數四矣。率多爲人竊去。就中少陵全集。批點最詳。今遊宦四方。半濕于水。十忘七八矣。漸衰漸耗。不知何時再得細讎一過也。

何將軍山林十首。章法細密。爲杜詩五律之冠。不待言。其三章忽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文氣似與上下文絕不相蒙。銷夏錄曰。馬上無事。與鄭廣文閒說其來歷。遂成此詩。遂不連接。而法脈有天然之妙。文章唯太史公有此奇橫。愚謂通首皆比也。公與鄭俱有才不遇。故感慨獨深。不但詩宗杜詩。題亦應宗杜。如杜詩陪李金吾花下。

飲題不曰招飲而曰陪飲滑稽之甚末句云不怕李金吾諛浪之辭似阿蔡犯夜直是面笑李金吾矣詩有借葉襯花之法如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自應說閨中之憶長安却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借葉襯花也總之古人善用反筆善用傍筆故有伏筆有起筆有淡筆有濃筆今人曾夢見否司馬溫公曰群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于意外如杜詩云國破山河在則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皆神于意外見之類此頗多最得詩人之體杜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註者云此刺明皇幸貴妃以致亂也因有七夕牽牛事故不嫌穿鑿所謂旨隱而詞微

註杜者全以唐史附會分箋甚屬可笑如少陵初月詩云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圓此不過詠初月耳而劉夢弼謂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卽位于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句句附會實事殊失詩人溫厚之旨竊恐老杜不若是也

西蜀櫻桃也自紅也自紅三字感慨悲涼令人低徊不已總之胸中先有無限感慨然後遇題而發故有此三字吐出杜老最工此法

詩先要起句得手杜詩云夜睡何曾着又云亦知戍不返如此起法何人有此永定河觀察關公以余言爲然嘗朗誦以爲樂

作詩須用活字。使天地人物。一入筆下。俱活潑潑如蠕動。方妙。杜詩夜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肯字是也。卽元方回瀛奎律髓之所謂眼也。

杜詩之妙。有以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如劍外忽傳收蓟北一首。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

杜詩有最瑣屑事。且爲莫須有而煌煌成篇者。如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壺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板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嘗令美味入吾脣。蓋爲酒詠也。而酒並未見。懸憶成篇。因用聞道二字以虛之。所謂無聊之甚也。杜老原不在此處要好。而亦未嘗不好。故題曰撥悶人遇舟行岑寂。紙筆在前。往往有此興致。近見王漁洋批本。全行批抹。嗟乎。此漁洋詩之所不如杜也。俗謂朱貪多。王愛好。信然。朱謂竹垞。

秋興八首。章法聯絡之妙。諸家評詳矣。余獨愛蓬萊宮闕對南山一首。思元宗因後日西禁。而追憶其當時臨御時也。通首皆虛。只第七句一臥滄江驚歲晚。點出秋字。末句幾回青瑣點朝班。又挽足全首之意。若驚歲晚下再作淒涼語。便與上文不稱。今人詩全不講收束。以此爲金丹可也。

詠懷古跡五首。前庾信宋玉。後蜀主孔明。豈古跡竟無。詠懷絕少。而以明妃廁其中耶。蓋以明妃天地所鍾靈。至今傳頌。而漢帝止從畫圖一識面。終死胡中。貴妃何如人。竟致馬嵬之亂。可傷孰甚。此首全在畫外見卓識。